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科学、信仰与政治

弗兰西斯·培根与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

[美] 魏因伯格 著 · 张新樟 译



西学 源流

[美] 魏因伯格著 张新樟 译

科学、信仰与政治

弗兰西斯·培根与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

培根《学问的进步》诠释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信仰与政治：弗兰西斯·培根与现代世界的乌
托邦根源：培根《学问的进步》诠释 / (美) 魏因伯格
著；张新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6

(西学源流)

ISBN 978-7-108-02910-2

I. 科… II. ①魏…②张… III. ①培根, F. (1561~
1626) — 哲学思想 — 研究②乌托邦 — 研究 IV. B561.21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146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3-2613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 数 340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西学源流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 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

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里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

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大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前 言

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到霍布斯（Hobbes）以降的现代思想家们倡导人类心智从对上帝与自然的沉思转向旨在主宰自然与命运的科学事业。我想在本书中恢复现在业已忘却的 18 世纪的一个观点，即，培根（Francis Bacon）是所有这些“现代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卢梭（Rousseau）认为培根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是近来我们在尝试理解现代生活和政治的原则时主要把注意力聚焦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身上，却几乎完全忘记了培根。不过，我提起这一点并不是旨在说明培根的伟大。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开始怀疑现代事业的好处，特别是包含在现代科学进步之中的好处。这种怀疑情绪日益浓厚，无怪乎学界对卢梭的研究急剧增多，无怪乎尼采（Nietzsche）和海德格尔（Heidegger）越来越受人敬重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我想要说明，培根不仅是现代事业的主要的创立者，而且也比后来的批评者更清楚现代事业的局限性和问题。与尼采和海德格尔相同的是，培根把现代事业理解成人类理性的宿命；与他们不同的是，培根在揭露其缺陷的同时并没有颠覆现代理性主义，而是认为我们有可能认识

人类命运的原因，从而让理性承负起理性带来的问题。通过重新发现培根思想的力量，我想发掘出我们可以据以采摘我们现代技术世界之果实的原则。

我想说明，尽管培根是现代事业的创立者，但他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接受现代事业的观点。事实上，从更古老的智慧立场的观点，即从古典政治哲学的学说出发，他既明白人类心智与野心的这条新路线的必要性，也明白其局限性。因此，培根支持科学对自然的主宰，但他不只是补充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的新政治科学。与马基雅维利相同的是，培根认为古典政治思想不足以应付基督教政治的问题；与马基雅维利不同的是，培根还认为，只有恰当地理解被马基雅维利大胆地抛弃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们才能够理解现代世界，并为现代世界做准备。就现代事业是建立在培根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马基雅维利的基础之上而言，古代思想向现代思想的转变并不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断然的弃绝。在培根看来，唯有古代智慧才能够揭示现代的盼望和方法及其未料及的后果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真正是新的，在何种程度上比我们所原以为的更为我们所熟悉。毕竟熟悉的问题比全新的问题要容易对付得多。

本书是对《学问的进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的诠释，培根的其他著作只是在附和该文思路的情况下才予以提及，我在导言中将会说明为何这样处理。在此我先提一下文献和版式。《学问的进步》是早期著作，以英文发表于1605年，比《培根论说集》(*Essays*)第一版早7年，比那本介绍研究自然之新归纳法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早15年。1623年，培根以《论科学的尊严与进步》(*De digni-*

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为题发表了《学问的进步》的拉丁文的扩充版, 由独立的 9 卷组成: 第 1 卷是对《学问的进步》第 1 卷的翻译, 其他的 8 卷是对《学问的进步》第 2 卷的翻译和扩充, 是关于科学的分科的。出于两个理由, 我们主要研究较早的这本《学问的进步》, 而不是研究后来写的《论科学的尊严与进步》: 第一, 他把科学评判为不足和有缺陷, 这种对科学的描述在他后来的增补中并没有大改变, 而且对《学问的进步》第 1 卷的翻译几乎是直译; 第二, 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 培根承认, 为了让该书“在所有地方”都得到阅读, 在翻译过程中他自己做了自己的 *Index expurgatorius* (禁书索引): 在《论科学的尊严与进步》全书中, 培根略去了不利于罗马教会的所有评论。^[1] 我们在前一本书中看到, 宗教与基督教的问题, 包括罗马天主教的问题, 在培根学说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学问的进步》是完整的, 而《论科学的尊严与进步》则不完整。^[2] 出于这个原因, 我的诠释以《学问的进步》为主, 以《论科学的尊严与进步》为辅, 而不是反过来。我在脚注里面对两个版本之间的重要区别作了鉴定。

我的程序是先意解 (paraphrase) 培根文本的每一个独立的部分, 在合适的地方使用培根的拉丁文引文, 然后分析并刻画其论证, 让读者无需阅读培根的文本本身就可以明白其论证思路。

[1] 见 Spedding 的注, *Advancement* 277。

[2] 培根关心政治科学的隐意, 这也可以解释何以他选择在《对圣战的说明》(*Advertisement Touching an Holy War*) 一文中声明《论科学的尊严与进步》一书免去了表述科学分科的承诺, 而不是在《论科学的尊严与进步》本身中某个明显的地方作这一声明。培根当然知道这个声明很重要, 因为他让 Rawley 把它译出来, 尽管它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残篇。Spedding 也对此感到奇怪。见 *BW I*, 415—420; *Advertisement* 3—7。

每一个部分的意解前面都有一个方括号，里面的页码标明其在培根文本中的位置，最后用一条横线与后面的诠释部分隔开。我使用的是培根文集的权威版本，由 Spedding, Ellis 和 Heath 于 1857 至 1874 年间编辑，同时在伦敦和波士顿两地出版的。波士顿版与伦敦版在编排上有所不同，我用了伦敦版，因为 Friedrich Frommann Verlag 于 1963 年影印重新出版了这个版本，因此更容易弄到手。方括号中的数字指的是该段落在该版培根文集第 3 卷中的页码，《学问的进步》就收在这一卷中。在意解培根的文本时，凡培根引用的古典文献我都采用了 Spedding 的译文。在脚注中，凡采用 Spedding 译文的地方我都有标示，其余未特别标明的译文都是我自己的。在确认并定位培根所用的古典资料时，除非另有说明，我所使用的都是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在全书中，凡引用古典的或其他文献的地方都采用了标准的学术规范，以便读者可以在大多数版本和译文中找到它们的位置。

我很高兴在此以书面形式表达对那些在写作此书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机构和个人的感谢。在写作的早期阶段，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 of Ann Arbor, Michigan）提供了急需的研究经费，对于其信任与支持我深表感谢。Susan Plesko 熟练地为我打印出了一份接一份的手稿。

我的父母灌输给了我对于学习和辛勤劳动的热爱，这是我终身受用不尽的宝贵遗产。我把这本书题献给我的妻子和孩子，她们尽可能地忍受了这样一位过于专注于研究和写作的丈夫和父亲，我希望眼前的这本书可以证明她们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Mark Blitz, Harvey Mansfield Jr. 和 Arthur Melzer 细读了早期草稿的全部或部分。他们和一些匿名的评论者给我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使得这本书写得比原来更好。我非常庆幸自己拥有几位杰出的老师，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 Harvey Mansfield Jr.，他的教学、思想和学术是我的榜样，对于他的恩情，我永远无法回报。

魏因伯格
于密执根东兰辛

缩 略 语

Advancement 《学问的进步》 *The Two Books of Francis Bacon of the Proficienc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见 *BW*. Vol. 3, 259—491。

Advertisment 《对圣战的说明》 *Advertisment Touching an Holy War. Advertisment* 见 *BW*. Vol. 7, 9—36。

Att. 《致阿提库斯的信》 *Cicero. Epistulae ad Atticum*. D. R. Shackelton Bailey t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BW 《培根文集》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ed. James Spedding, Robert Lestie Ellis, Douglas Denon Heath, 14vols. London, 1857—1874.

D 《论李维》 *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见 *Tutte le opera di Niccolo Machiavelli*, a cura di Francesco Flora e di Carlo Cordie. Rome: Mondadori Editore, 1968。

De aug. 《论科学的尊严和进步》 *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De augmentis* 见 *BW*. Vol. 1, 423—837。

Ep. 《伦理书柬》 *Seneca. Epistulae morales*.

Essays 《培根论说集》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vil and Mor-*

al (1625). *Essays* 见 *BW*. Vol. 6, 371—517。

EW 《培根文集》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Ed. Sir William Molesworth. 11 vols. London: John Bohn, 1839—1845.

Fam. 《致友人》 Cicero. *Epistulae ad familiares*.

Historiae 《历代罗马皇帝传记》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Ed. E. Hohl. 2 vols. Leipzig: Teubner, 1965.

Instauration 《伟大的复兴》 *The Great Instauration*. James Spedding 翻译的 *Instauratio magana* 的前言。见 *BW*. Vol. 4, 3—33。

Nic. Eth. 《尼各马哥伦理学》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P. 《君王论》 *Il Principe*. 见 *Tutte le opere di Niccolo Machiavelli*, a cura di Francesco Flora e di Carlo Cordie. Rome: Mondadori Editore, 1968.

目 录

前言..... 1

缩略语..... 6

导言 古代乌托邦与现代世界..... 1

第一部分 培根的辩护

第一章 题献书信：论完美的基督教君王..... 33

第二章 针对神学家的辩护：仁爱是骄傲之源..... 43

第三章 针对政治家的辩护：希腊的美德与罗马的荣誉..... 71

第四章 针对学者们自己的辩护：学问的历史任务..... 99

第五章 学问的坏脾气：创新与古人的真正伟大..... 202

第六章 知识的真正的尊严：创造主神的召唤与道路..... 229

第二部分 科学的分科

第七章 引言：神明的复仇与政治科学的问题..... 277

第八章 自然哲学：第一哲学、政治与奇迹..... 296

科学、信仰与政治

第九章 人的哲学：仁爱的知识与政治科学的可能性..... 317

第十章 欲望、身体、私人之善与

公共之善：善恶的真正根源..... 348

第十一章 社会知识与政治：

天真的乌托邦与现实的乌托邦..... 372

结语 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 399

译后记..... 413

索引..... 429

导言 古代乌托邦与现代世界

本书是对 17 世纪早期一个文本的诠释，但是我对于这篇古老文献的古老式研究却是旨在阐明最为紧迫的一个现代问题：即大致可以称之为的“技术问题”。没有人怀疑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并潜伏于我们的生活与思想之中。对技术进步的共同盼望以及对核战争与环境破坏的共同恐惧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社会制度都捆绑在一起了。更一般地说，科学对于无限自由的承诺似乎由于受到了技术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的威胁而落空了。科学越是承诺人的自立，我们越是要寻求远去的神灵。我们感觉到那赋予我们力量的手段正在困扰着我们，我们对自然的不虔诚的主宰，使我们既感到骄傲又感到羞耻。

如果技术只是自然科学的简单运用，那么这些问题也许就容易理解。这样一来，人的知识可以把技术与科学两者都评判为人的知识所不能制造也不能运用的某个终极秩序的手段，于是人的知识就可以把人与神区分开来。但在事实上，现代人文主义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之上的：正如科学事业是人文的和技术的那样，人文视野也是科学的。尼采和海德格尔已经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把世界看成是万物的全部，认知主体可以予以使用、

18 改造和征服。据此，这个世界被认为是由工具和客体组成的，这些客体被理解是处在万物的可变的有用性或“价值”背后的永恒的、客观的实在。对于现代科学而言，自然的不变秩序是力量的终极源泉，是由人的技艺揭示出来的。只有当自然是征服的对象而不是指引和敬畏的神秘源泉时，自然的不变的“客观真理”才呈现出来。神是死的，因为科学的理性主义把永恒存在（eternal being）从生成（becoming）中分离出去了，其结果是，任何神圣的东西都成为客观上可知的，而客观可知的东西成了实现人类意志之手段的基础。那位令人敬畏的神离我们远去了，因为科学使得神变得过于像人，过于为人所熟悉。^[1]对于自然之本然秩序的理性知识被融入到人类技艺的自由之中去了。我们从康德那里获悉，现代人文主义的源泉——科学理性——揭示出人的本质乃是实践自由或者道德自由，那已经被人征服的自然的客观秩序不再是人类理想的向导和榜样。由于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无需他们的技艺的事业（artful projects），尽管只有那被理解为技艺的理性揭示出了自由与自然之间的差异的不变的真相：只有依靠科学，人类才能从人的客观的、自然的可能性中分离出来，或者从那关注非自由的、被决定的需要的技艺中分离出来。

出于这些理由，技术问题不只是人文主义地区分手段与目的、人与神，以便恢复其平衡的问题。相反，现代世界的理性事业令我们怀疑目的与手段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联系，理性把人与神区分开来是否旨在把永恒或者神变成为纯粹的手段。我们今天对于手段、目的和神灵感到困惑，这没什么稀奇：要把我们自己

[1] Martin Heidegger,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pt. I (Pfilingen: Neske, 1967);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ubingen: Niemeyer, 1953); "Nietzsches Wort 'Gott ist tot'", in *Holzwege* (Frankfurt: Klosterman, 1952).